

书 评

在现实与梦境间游弋

□胡艳丽

只是不是这次;无意中又说起老婆结婚后胖了三十斤,一次看见她洗浴出来……他老婆也有过光辉灿烂的青春,在滑冰场上是那个飞在最前面的蝴蝶,岳小旗就是那个时候迷恋上她的。时间会改变很多东西,当然包括人的容貌、气质、体形,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可以说时间杀死了岳小旗对老婆的爱,也可以说是人性中固有的东西让岳小旗心中住着一个恶魔。但究竟岳小旗有没有杀死老婆,“我”有没有敲晕岳小旗呢?一切似乎又只是一个梦,是“我”在深夜梦游,梦到了人性之恶。

在“我”梦游期间,“我”已有身孕的作家老婆也在梦游,她在通过一位侦探了解一起凶杀案的来龙去脉,只可惜除了一个擅于做饭的杀手杀了几个女人这点信息之外,她一无所获。杀手自杀,她腹中的胎儿似乎也随作品的流产而流产了。

究竟哪里是梦境,哪里是现实?究竟是谁在梦游,是岳小旗、杨不悔,还是“我”?

读罢《武术家》一文,很多读者都会记住那句咒语“春雨细蒙蒙,我身近幻影”。这句话,了却江湖30余年恩怨,既报了窦斗的杀父之仇,又让一个“一生”都在寻找真身的影子人,归入虚空。当江湖恩怨、国仇家恨搅拌在一起,本应掀起一场滔天巨浪,但作者在书中设定的苦主窦斗,却半生淡薄,任身边风云涌动,眼线密布,他都沉静如海子,波澜不惊。他如愿考上北大,并辗转进入北大教书,隐忍过往比愤怒更有力量,强大的人只在关键时候发出致命一击,而不是在平时空耗子弹,窦斗的子弹就是那句咒语,那个人形鬼身的贵夫人,应声烟消云散。只是仇真的报了么?这个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一生都在寻找真身的影子人,真的是仇家吗?

莫说这故事有多虚幻,影子人其实就是人心之欲的化身。人们每放纵自己心中的恶念一次,自己就会迷失一分,当一个人恶念不受控制肆意妄为时,这个人也就彻底迷失了自己。

作者的文笔看似粗糙,实则机关巧设,他用为数不多的笔墨,在这篇小说中成功塑造了窦父、日本武术家偏左、恶徒小津、影子人津美等各具特色的形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双雪

涛并没有将混乱时期的日本人都塑造出十恶不赦的形象,在他笔下偏左这位日本武术师,就襟怀坦荡处事光明磊落,只是被不肖徒弟小津牵涉,最终死于非命。

在另一篇文章《Sen》中,作者则一改克制的笔法,将心中的“仇恨”彻底释放,塑造了一个人性扭曲的“老山本”形象,在这里不对山本的道德进行评价,就如同你不能跟一个食人魔讲道理一般。“老”有时候并不是一种救赎,而是恶的沉淀,也是欲的延伸。有趣的是,看似两篇并不相关的文章,把这些人物的放在一起对比,你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人性。

“魔鬼害怕他不存在”是书中的另一处咒语。一个外星人来到地球,要寻回祖先说过的这句话,他扬言要是李晓兵不能完璧归赵,就要水淹S市。所有的无厘头都可以在这里汇集,一处新生的小湖是外星人的飞船,小山是电话天线,而外星人的电话唯一可以打给的是一个会下雨的机器人,因为他已是他们星球上战争中唯一的幸存者。看似强大、可以翻云覆雨的外星人,实际上却是这宇宙间最孤独的旅者。他的祖先说“魔鬼害怕他不存在”,此时,这个外星人是多么害怕失去和祖先的最后一点联系,害怕他自己不存在。我们每个人都怕自己不存在,同时也怕自己的亲人、朋友、家园不存在。存在是一切的意义与基础。

双雪涛这部由11部短篇组成的小说合集,并无明确的主题,但每一篇文章中主人公与世界的疏离感、自身的孤独感、悬浮于世的无根感都异常强烈。他们不是世界的权贵,不是聚光灯下的明星,都是平常的小人物,贴地生活,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基本不可能出现强烈的反抗人生的“壮举”,只能借由梦境释放一下压抑心中的情绪。梦中,人人皆自由,而梦醒,终将面对现实,贴地行走。

全书的开篇之作《女儿》中,一个男孩子突然跑到“我”面前,揭穿了“我”的虚伪,说他是比“我”更好的作家,相信这也是今天的双雪涛想对昨天的双雪涛说的话。“我”和那个男孩其实都是他的分身,他在小说的世界里孤独地跋涉,不停地左右手互搏,为了就是遇到那个更好的自己,写出更好的小说。

新书品荐

特约撰稿:李林荣

《文学不死》,白先勇著,译林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



不同,话题、内容和观点、思路各方面,却都归集在知人论世、品文析理的范畴内,展现着融“大师批评”的深切兴味和“职业批评”的丰富学识于一炉的独特神采。

书中第一辑,有关丛甦、欧阳子、施叔青、荆棘、琦君、古蒙仁、康芸蕪作品的几篇序与评,瞄准的文本多为小说,也涉及散文,都是作者本人投入最多、收获最大,同时也最为擅长的创作门类。而关联到的文学活动和时代背景,则恰好是作者亲身经历并且亲自参与推动的台湾和海外华文文坛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停滞走向活跃的一段历史关键期。从《文学杂志》和《现代文学》两份小小的杂志扛起沉重的时代闸门、引入现代主义的光亮和风气,从本土校园写作的兴起到海外留学生文学的扩展,从“现代”与“乡土”间有异的激烈论争、再到之后异中见同的逐渐合流,这些贯穿了上世纪50年代至七八十年代的生动而繁复的文学及其社会境遇的变迁片段,都穿插、映衬在白先勇对这些与他同时代的文友们所作的热忱而细致的评述中。同一辑里,还有写林青霞的《滴仙记》,以及为金圣华、何华的散文集所作的序,为台湾“解严”后一代青年作家杨富因的第一本小说集所作的评,也都恳切真挚,把阅人品文的诚意、耐心和眼界,表露得宽厚温和而又一丝不苟。

第二辑“忆·论”含文10篇,《文学不死——感怀姚一苇先生》《文学因缘——感念夏志清先生》《怀念高克毅先生》三篇怀人,在记叙加议论的散文笔致中,贯穿文事与学思。反过来,看似旨在品文论学的《花莲风土人物志——高全之的〈王赖和的小说世界〉》《经典之作——推介夏志清教授的〈中国古典小说〉》《克难岁月——隐地的“少年追梦曲”》《人生如戏——田纳西·威廉斯忏悔录》《恐惧与悲悯的净化——卡拉马佐夫兄弟》,从对于作品和学问的推究中,也牵连、观照了现实人生和鲜活人格的诸多侧面和具体细节。这一辑还收了整本书里唯一的一篇驳论性质的文章《谈小说批评的标准》。大概摆在白先勇迄今为止的全部著述中,类似这样跟别人针锋相对展开论辩之作,也是特例。不过,这篇为欧阳子短篇小说集《秋叶》辩诬的评论,并没有疾言厉色,更没有气急败坏。它行文立论娓娓道来的做派,更像是和朋友倾心交谈。其中申述的有关小说和对于小说的评论与社会责任等问题的见解,今天看来,也仍有毫不过时的现实意义。

第三辑除末尾两篇是画论,其余几篇都在论析《红楼梦》中的人物、情节和意蕴,浓缩了作者大半生执教生涯中常年细读细解《红楼梦》的精神心得。很显然,这也正是在证明:用作本书书名的《文学不死》一文反复提及的姚一苇先生演讲稿里的那句话“文学是不会死亡的!”并非虚言。只要有理解文学的人在,文学就会活得好好的。

读双雪涛的《猎人》,总会不由自主地被他粗粝的文字和奇幻的笔法吸引。他的作品小说中套着小说,故事中套着故事。本来看他一本正经地讲述主人公的一段经历,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故事已入幻境。在他的笔下,有愤愤不平的外星人,把飞船伪装成一个小湖,寻找祖先遗失的一句话;有从信封里飞出的带着前世回忆的八哥,问“金子底下有什么”;有幻影人形行走人间,一生寻找她的真身……

从民国恩怨、老北京往事,再到东北小城故事,虚实相间、亦真亦幻,令人如坠云里雾里,但在每篇小说戛然而止之时,每个人都会感到这就是热烈的、混乱的,带着些许不堪,却又深藏爱恋的真实生活。双雪涛把现实进行拉伸、折叠、移位,用如北风一般看似无情的笔,让天地肃杀,让故事突兀,让想象奔跑。但他的故事又如北方的大雪一般,来时淹没一切,走时又留下一片生机。

比如《起夜》中的岳小旗,他深夜把“我”约出来,说和老婆吵架,亲手将她打死了,不是故意的。他一会儿说老婆杨不悔几年前有了“起夜”的毛病,穿错了衣服半夜往外跑,寻找“左使”;一会说孩子也不喜欢她,“妈妈已经不是原来的妈妈”;一会儿又说自己早就想打死她,

书者话书

蜂围蝶阵乱纷纷

□张晓光

民国的历史复杂而饱含冲突,即使在中华泱泱五千年的历史中,毫无疑问,它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处在一个特殊的节点,新与旧的交替、民主共和政体与封建专制政体的冲突、社会风俗方面翻天覆地的转变,以及中国与世界的权力转移。在民国之前,中国沉沦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已经太久太久,忽然有一天,这个梦碎了,被洋枪大炮粗暴地打破,原本我们嗤之以“蛮夷”的外国人仿佛一夜之间变得无比强大,曾经繁荣安泰的国家一步步被战火所吞噬。在恐怖战争面前,所有中国人,上至高官下至百姓,都要为了生存而奋力挣扎,人性在战争中显露出极其复杂的一面,这是和平时期很难体现出来的,而这一点,就是我写作这部小说的初始动机。

那么,就先来说说这个名字吧。主人公沈石头晚年以默为名,但内心依然有表达欲,就像大海虽然平静,内心藏着暗涌,时光虽然沉淀,犹有峥嵘往事。在被战争蹂躏过后的沉默废墟,是否仍然能生出希望之芽?我们的民族,是否能复兴强盛的那一天?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现代人都不清楚,可是故事中的角色,局限于那个年代里,是没有办法得到答案的,他们只能把这个疑问压抑在心里,默默地问一问自己,而小说里的很多人,实际上终其一生也没有看到结果,比如在抗战胜利前一个月的齐清梧,比如在三年困难时期活活饿死的颜如玉,比如痴了的沈夏生。

在塑造人物的过程中,我尽力避免把人物写得脸谱化。既然写作的初衷是为了探讨民国这个特殊历史时期下人性的复杂与多面,那么写一个高大全的英俊男人或是一个贤良淑德的模范女人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每一个主要人物,我都会赋予他们一些比较明显的缺点,而这些缺点,与他们的出身和人生经历也是息息相关的。我在写作的过程中,会尽量让自己置身外地,或者说把自己代入角色中,站在他们的立场考虑问题,下笔之前多想一想。在同一个事件里,一个手握重兵的军阀会如何反应?一个无权无势的升斗小民会如何反应?一个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家闺秀会如何反应?一个生在农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乡间女子会如何反应?

石头是这部小说里的核心人物,我不会说他是男主角,因为戏是一群人的戏,单他一个人,担不起这场跨度几十年的大戏,但我确实在他的身上倾注了很多笔墨。石头出身很低,不过是一个偏远山村的普通少年,甚至比村里的其他孩子更差一些,因为童年时期就没了爹妈。可正是因为如此,才激发了他“出去闯一闯”的念头。普通人的身上总有一种情性,如果不是被逼到绝境,想必很难放弃一切去改变什么。我从来不把石头定位成多么杰出多么天才的人物,我只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少年来写,很多时候他的人生转变是由命运所推动的,正所谓一念

天堂一念地狱。如果石头的父母健在,那么他就不会挨饿,也就不会想着跟夏生一起出去闯,然后呢?然后他大概会快快乐乐地过上十几年,被冯瑞德带来的大军毫不怜悯地杀死。别忘了,在石头和夏生离开沈家庄的第二天,冯瑞德就因为几个逃兵而赌气屠了整个村子。

但石头身上也有着很多非常可贵的品质,正是这些品质,让他在今后几十年的沉浮中始终不倒,留得一条性命安度晚年。首先,他很忠诚,尽管经历了许多艰难残酷的事情,但他始终忠诚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大少爷对他有知遇之恩,所以他一直全心全意地跟着大少爷,在齐家遇难之际不惜赌上自己的命也要把大少爷救出去,这可以称之为“侠”。夏生是他的好兄弟,他在14岁那年对夏生许下保护他的承诺,就真的践行了这一生,即使夏生后来疯了,不认得他了,他依然任劳任怨地拉扯夏生,这可以称之为“义”。颜如玉是他的结发妻子,很难说石头与颜如玉之间有没有过爱情,但石头却恪尽为人夫君的义务。冯芷瑶是石头心底的朱砂痣,可是石头并未因此而亏待颜如玉半分,在发达之后也不曾嫌弃过颜如玉土气,见识少,亦不发动过纳妾的念头,石头对于婚姻的坚守,可以称之为“情”。

其次,石头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良善的人。这里似乎有点矛盾,因为他确实为了生存做过很多恶事。杀过的人,难道还配称为善良吗?这个问题困扰着石头,也困扰着我。直到整本书完成之后,我才能说,石头依然是个善良的好孩子,他从未主动伤害过别人,虽然不那么完美,但我也不能否定他灵魂的闪光之处。

最后,石头一直有着强烈的求生欲和积极向上的心态。人在低谷的时候要一直保持乐观是不容易的,然而石头就是这样做的。事实上石头的意志比这本书里的很多人都要强硬得多。纵然世事险恶,前路渺茫,他也很少会感到绝望。他像是一株长在角落里的野草,貌不惊人,可是偏偏生命力惊人,好也能活,赖也能活,金樽斗与露宿街头,他都能泰然接受,并不会因为巨大的心理落差而失衡。这样的品质,对我来说是朴素而又珍贵的,也是我一直想要学习的地方。

说完了石头,再来说说这本书里的其他角色吧。相较于石头的卑微出身,齐清梧与冯瑞德则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幸运儿。齐家家财万贯,冯家有权有势,优越的成长环境赋予了他们很多便利,然而这并不代表他们能够安度一生。齐清梧在家破之前一直活得很天真,他博学多才,见多识广,可是对于人生的认识却是理想化的,在父亲的庇护下他是堂堂齐家大少爷,父亲去世,他立马被打回原形,变得什么都不是。他开始领悟到“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这种残酷的人生哲学,并付诸实践,这其中的转变对于向来温文尔雅的他来说有多么艰难,



也就不必赘言了。

冯瑞德这个人杀人如麻,贪婪敛财,处处留情,除了一副好皮囊和对于亲妹妹的悉心维护,别的似乎与其他大腹便便的军阀没有任何区别,而那副好皮囊,也只是基因传承的功劳,与他本人没有什么关系。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性格,与亲情的缺失是有直接关系的。冯瑞德的亲生母亲去世得早,父亲又有着许多如花似玉的姨太太要宠幸,对他的关爱自然十分有限,在缺乏父爱母爱的情况下,妹妹冯芷瑶变成了他感情方面的全部寄托。他很少问人动情,因为从小到大所见的都是父亲与女子间的逢场作戏。但妹妹是独一无二的,是他的掌中宝、心头肉。所以在妹妹死后,冯瑞德不但不珍惜别人的命,也不珍惜自己的命,唯一的光明被剥夺了,他对这个世界只剩下麻木与憎恨。从他的角度来说,加入军统并非爱国,而是为了报复。

还有夏生,夏生所引出来的是民国时期一个重要又特殊的群体——戏子。京剧在今天被我们称之为国粹,毫无疑问是一门非常优秀的艺术形式,但在100年前的民国,戏子作为下九流的行当,遭到了很多人的轻贱。我写了梨园行里的君子,如顾璧成、周挽容,也写了小人,如顾云鹏。当然,最重要的,我花了很多笔墨来塑造这个可怜的小戏子夏生。如果说石头还有一股向命运抗争的狼劲儿的话,夏生则软弱得多,他一直随波逐流地活着,没有反抗的力量,也没有反抗的思维,他最后的悲惨结局既是因巧合,也是那个年代很多小人物的现实写照。我把他的艺名取为周生伶,也包含了我对他的怜惜与感叹。

最后,再来说说这个故事里的女性角色吧。我必须承认的是,这个�事中我对女性角色的塑造是有所欠缺,不够饱满的。民国时期涌现了许多传奇女子,她们各有各的才华,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心机,而这本里的女性角色尽管我已竭力挖掘,但写完之后回头审视,却发现她们仍然处在一种相对次要的地位。颜如玉淳朴善良,可是封建意识浓厚;清珊温柔娴静,但很遗憾的是在独立人格方面展现不多;周洁空负美貌,可惜命数不济,一步步沉沦泥沼。今后如果有合适的题材,我想会尝试着从女性的角度来探索小说和女性主人公新的人生。

《世界文豪之家》,【日】阿部公彦、阿部贤一等著,许金龙、许若文译,中国画报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



字简约但指示详尽的说明和解释。对于每位作家的生平全貌,还有套印在方框里的一个罗列其人生历程的大事年表,给予醒目的提示。其中除生平、结婚和重要创作等信息外,特别把购置房产、移居、旅游等生活行踪和居所地点的变化凸显了出来。

正如书前序言引用的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里的名言所说:“家宅是一种强大的融合力量,把人的思想、回忆和梦想融合在一起。在这一融合中,联系的原则是梦想。过去、现在和未来给家宅不同的活力,这些活力常常相互干涉,有时相互对抗,有时相互刺激。在人的这一生中,家宅总是排除偶然性,增加连续性。没有家宅,人就成了流离失所的存在。家宅在自然的风暴和人生的风暴中保卫着人。它既是身体又是灵魂。它是人类最早的世界。”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文人墨客和作家、艺术家,也多有描述、阐发居处的场景和环境对于自身精神气质及心理世界至关重要的影响和交互作用的话语。

因而,通过观察、感受作家、艺术家的故居和宅邸,来完成对于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和人格的第二重理解,早已积淀为一种古老悠久的文艺认知传统和约定俗成的文艺欣赏习惯。但这也正像这本搜集、展示了画面精良的多样照片的图文书所呈现的那样,如今我们能够供造访和参观的许多名人故居,都经过了文博行业或许不止一轮和一种方式的规格化修造和标准化处理。在旧址故地之上,在历史建筑内外,我们目力所及的物态、神思所感的空间,只能是历经岁月长久的侵蚀消磨和人力有意无意的多番改模模样的结果。

相比之下,一张旧迹斑斑的书桌,一番墨色和纸质都已褪化了的手稿,一把剥落了表漆、破裂了皮面的座椅,一只早已干涸了的墨水瓶,一册分崩离析成几撮散页的袖珍札记本,这些小物件所凝聚和释放的历史气息和人文能量,很可能比一所整修一新的宅子、一间收拾得随时可以接待新客的旅店房间,更值得我们去关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很想建议对这本《世界文豪之家》感兴趣的读者,在欣赏书中漂亮住宅外观和内景的大照片之余,也多端详一下书中聚焦老旧物品的那些小照片,比如,好多国家的大文豪都仿佛是不约而同地使用过的那种不管是方形的、还是圆形或折叠式的,但桌面同样都特别窄小、特别局促的简陋书桌。

这本印制精美的16开全彩图文书,由日本东京大学英美文学和文艺评论专业副教授阿部公彦、中欧文化论和比较文学专业副教授阿部贤一、俄罗斯文化论专业副教授捕间求美与中央大学德语文学教授平山令二合作编著而成。全书收录现场或采自当地的百余幅清晰照片,配以随图说明文字和专题、专栏短文,展示了16世纪到20世纪400年间涌现于欧美文坛的43位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故居或生平住所的室内外观存场景。

书中内容,按作家所在地区和国籍,划为依次排列的“北美的文豪”“英国的文豪”“法国的文豪”“德国的文豪”“俄罗斯的文豪”“北欧和意大利的文豪”共6个部分。每一部分内,又以作家生辰年份先后,按编年排序。对每一位作家故居或曾住地的介绍,首先体现在图文专题的标题、副题和题注中。如第一部分“北美的文豪”,打头的是埃德加·爱伦·坡(1809-1849)之家,副题是“曾守护患结核病妻子的小木屋”,题注为:“虽挣扎于贫困中却仍然留下诸多作品的诗人、小说家。尽管作为编辑奔波于各地,却依然继续从事创作活动。主要作品有被称为推理小说原型的《莫格街凶杀案》《乌鸦》。虽然其为美国作家,但当时在欧洲仍获得很高评价,影响了波德莱尔等人。”题注以下的说明短文,和设置在每一部分结尾处的总结或补充、延伸本部分内容的专栏短文,如“文豪钟爱的旅馆”“文豪长眠的教堂”“文豪钟爱的咖啡馆”“文豪钟爱的城镇”“文豪笔下的城市”,则紧扣相应的照片,进行文